

在海南当过 15 年兵的郑立军,回想起 1983 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黄华来海南视察时,他那平易近人、质朴谦和的态度,至今仍觉得心中一阵阵的温暖。

“辛苦你了小郑”

1983 年,郑立军在三亚榆林要塞司令部军务科任任务参谋,这年 3 月 25 日上午 10 时,接到科长洪炳华通知,立即去师长办公室领任务。“我与师长刘喜斌都是河北人。刘老 1943 年入伍,是我尊敬的前辈。”老郑说。

“找你来有重要任务, 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要到我部慰问,你全程陪同。”刘师长语气坚定。“黄老能来咱们师是部队的光荣,黄老对我国外事工作的贡献巨大,我们的接待工作不能走样。这次黄老提出轻车简从,强调只要一人陪同,首长越是这样,咱们越要细心。”刘师长神色严肃地看着郑立军。

师长接着说,“我把专车调来给黄老用,你带上我签发的特别通行证,黄老在部队三天,想去哪里,都由你全程陪同,不能有任何闪失!”

当天晚饭后,郑立军接到指示,来到部队大院一号房,见到了黄老和陪同黄老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黄老得知,他在海南呆 3 天,全程将由郑立军来陪同,便朝他微笑,“那就辛苦你了小郑。”全然没有郑立军想象中中央首长的威严。

“该让就让一让嘛”

头一天,郑立军陪黄老上西岛。他告诉黄老,自己曾在西岛上当过炮兵班长和炊事班长。黄老听后,饶有兴致地向他了解

1978年至 1986 年, 郑立军曾参与接待王震、黄华等不少中央首长,增长了见闻。

“我陪黄华坐前排”

■ 本报记者 卓兰花



1994 年 6 月 1 日,郑立军(右一)在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联谊活动中,见到了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黄华同志(左一)。

岛上的情况,从部队训练到军民关系,从战士们的淡水够不够用、洗澡方不方便到蔬菜够不够吃,以及战士们身体状况等等,黄老问得很仔细。

闲谈间,黄老听郑立军讲述贺子珍在西岛的故事。黄老淡淡地笑了,“那才是真实的贺大姐,说话和做事的风格一点都没有变,几十年始终如一,她在老红军和人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大气的人。”

对簇拥在身边、威震南疆的“娘子军连”和“八姐妹炮班”的姑娘们,黄老更是赞誉有加:“早就听说娘子军连和八姐妹炮班姑娘枪打得好,炮打得准,人长得美,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实弹射击成绩别老压着部队小伙子,该让就让一让嘛。”黄老风趣的话语,引得在场的战士和姑娘们一片欢声笑语。

随后,郑立军陪黄老来到淡水井和战士们开垦的菜地考察。每一口井的井水,黄老都要舀起来尝一尝。黄老走到正在劳动和训练的战士们中间,像慈父看望孩子一般,把几个年轻战士的衣袖、裤腿撩起来,看有没有被蚂蟥咬到,又看战士们胸前后背和手臂脚掌,看有没有因岛上湿气重而患汗斑、皮癣等常见的皮肤病,并询问战士们有没有掌握防治皮肤病的方法。

黄老赠十六字谕言

陪伴黄老的 3 天时间转眼即过。临别,黄老提出见部队的指战员。接见后,师里安排团以上干部与黄老合影。郑立军作为副营职参谋,自然轮不上。就在他感到遗憾时,只见黄老站起来,招手示意:“小郑这几天陪我很辛苦,服务很周到,过来合个影。”

“这打破破例,让小郑陪我坐前排。”黄老面对在场的人士说。就在郑立军不知怎么办才好时,黄老再一次示意他坐到自己身边。

临回北京前,黄老赠给郑立军十六字谕言:努力学习,扎实工作,淡泊名利,宠辱不惊。他如获至宝。部队交代,合影照片由郑立军负责转呈给黄老。1987 年,郑立军转业回到河北省兴隆县,曾往北京给黄老寄照片,终因地址不详被退了回来。

1994 年春,郑立军任兴隆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们与宋庆龄基金会联手搞资助希望小学的活动,该基金会副主席马联玉专程来兴隆县召开联谊会,县委委托马老回京帮办两件事,一是给黄老捎去他这个“海南兵”11 年来最真诚的问候,二是给黄老捎去那张合影,了却了他的心愿。

本期看点

1970年代叶剑英元帅来海南视察时卢凯森参与全程陪伴

叶帅夸我“军中活地图”

■ 本报记者 卓兰花 通讯员 郑立军

七月的一天,适逢八一建军节前夕,记者电话采访了远在山东颐养天年的卢凯森老人,电话那头,已七十高龄的卢凯森老人在回忆军中往事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叶剑英元帅在海南视察的 40 天里,我有幸全程陪同,真是一辈子的荣耀!”

卢老说,“我得知叶帅夸我是‘军中活地图’,还是总参谋长杨得志传的话哩!”

1985 年 2 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又来海南视察,原广州军区政委王猛提前抵达三亚榆林要塞,迎接杨得志总长。王猛政委多次来海南视察,卢凯森也多次陪同过王政委,一来二去,王猛政委对卢凯森也熟悉起来。

这一次,杨总长到海南视察,卢凯森是以海南军区 12 师副师长的身份,陪同王猛政委到海南陵水机场迎接。

两位老战友未等寒暄几句,杨得志就朗声问王猛:“听说你们海南军区有位处长是活地图啊,叶帅多次向我提起,还说部队机关建设就是要培养这样的骨干,越是现代化建设,就越要强化骨干队伍的培养。”

王政委听了杨总长的话,很受鼓舞。他示意卢凯森,随他到杨总长身边,“总长,叶帅说的‘军中活地图’,就是这位处长卢凯森,当年是海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西沙自卫反击战指挥部的重要成员之一,现在是守备 12 师的副师长。”

杨总长亲切地注视着卢凯森,语重心长地说,“叶帅从不轻易当众夸奖部下,更何况夸你是‘军中活地图’呐!”“要知道,叶帅是我军第一代‘军中活地图’、‘军中智多星’,谁能与他比?希望你珍惜荣誉,向叶帅学习,为军队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几天后,王政委送走了杨总长,回到广州军区。不久,王猛政委便在军区的机关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叶帅和杨总长关于“军中活地图”的相关谈话,号召军区各级机关单位,学习卢凯森“军中活地图”的业务精神,开创性地开展工作。一时间,卢凯森成了军中脍炙人口的人物。

“娃娃排长”与新兵同龄

卢凯森,1938 年出生于山东潍坊,烈士后代。1957 年,年仅 19 岁的他从南京工程兵学院毕业,分配到海南军区第 132 师 385 团工兵连任三排排长,年纪比一、二排排长都小了一轮,与全连最小的新兵同龄。

西岛老兵郑立军对叶剑英元帅的印象,来自叶帅在西岛上的题诗。日前,郑立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年部队把叶帅的题诗镌刻在队部门前的大墙壁上,他们作为曾经的守岛战士,每天进进出出,抬头就可见着叶帅的诗,直至 1982 年,他调任离岛。“叶帅的民主儒风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养和风范,都是今天我们年轻的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

老郑告诉记者,叶帅西岛题诗的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971 年 1 月 8 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到海南岛的西岛视察慰问。按规矩,国家领导人到访是绝密事情,但由于西岛的特殊地理位置,守岛的干部战士、民兵“娘子连”和“八姐妹炮班”姑娘,那些年陆续接待了多位中央首长,对于叶帅的到来,他们一如既往地做好各种准备。

“叶帅是儒将,平时能诗能文,此次上岛,部队不想错过机会,想请叶帅为西岛题诗。”老郑说。

想法一经形成,战士们就兴奋不已。陪同叶帅上岛的首长,还有当年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王昌虎、榆林要塞

被叶剑英元帅赞誉为“军中活地图”的卢凯森,19 岁从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军区第 132 师 385 团工兵连任三排排长,人称“娃娃排长”,却练就了不一般的“身手”:他对海南全岛的地形地貌,尤其是战略性防御工事了如指掌,并能倒背如流。1975 年,叶剑英元帅到海南视察长达 40 天,时任海南军区作战处处长卢凯森全程陪伴叶帅,就海南全岛防卫和南海诸岛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海域防卫,向叶帅作了详尽的介绍。“军中活地图”的雅号由此传开……

郑立军 1972 年踏上海南岛,在海南当了 15 年兵,他在三亚榆林要塞司令部当参谋时,曾参与接待了王震、黄华等不少中央首长。八一建军节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卢凯森和郑立军这两位老兵,透过他们对往事的追述,军中将与领袖的卓越风范生动再现于读者面前。

有一件事让卢老永生难忘。“老连长关忠义论年龄可当我的父亲,他担心我想家哭鼻子,就与指导员袁长和商量,自掏腰包,轮流在休息日带我到驻地到文昌县(现文昌市)龙马乡小街上,买花生和芭蕉给我吃。当时我心里挺矛盾,军官带头上街吃零嘴,士兵们怎么看,但我又怕失去那份‘父爱’,我父亲牺牲得早。”



1975年,叶剑英元帅(左三)与时任海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卢凯森(左一)等在三亚榆林留影。

卢老深情地回忆。

第二年,卢凯森被调到师工兵教导队,那年他 20 岁,成为全师唯一的科班出身的教员。不到一年,他又调到海南军区国防工事建筑工程指挥部任技术员。

卢老告诉记者,当时的海岛防御工事,与战略方针紧紧相连。1964 年前,海南的军事防御有苏联专家参与,基本口径是:“一线防御、滩头防御、支撑点式防御”。

1965 年后,战略防御由沿海防御转入岛内山区山地防御,保卫海南岛,阵地建设主要选择在山区。

“1970 年,我任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我必须对全岛的阵地配系、兵力部署、战役战略、首长意图完全理解和掌握,亲历全岛各个阶段工作的每一步进程。”卢老说。

1974 年,中央决定,加强南海海域诸岛的防卫。由此,海南军区作战处又组织了对南海诸群岛的战略研究。

“由岛内到岛外,由陆地到海洋,海南的安宁,祖国的安宁,像一块巨石,沉

西岛题诗背后的故事

■ 本报记者 卓兰花



1971 年 1 月,叶剑英元帅(前排坐者)来西岛视察时,与“八姐妹炮班”及干部战士合影。

区司令员王碧芝,他们都是抗战时期的老战士。当部队把请叶帅题诗的想法向王

碧芝司令请示时,王司令欣然一笑,“叶帅是大诗人,军中才子,守岛战士来一首诗,

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当年卢老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研究,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叶帅教导铭记于心

1975 年 8 月,叶剑英元帅到海南岛视察,专事海南岛及南海风云的战略研

究。叶帅住在三亚军分区榆林大院,这在当时是极其保密的要事。

卢老说,第一次面对叶帅就很有趣。“我先是立正、敬礼,笔直的腰板纹丝不动。叶帅非常欣赏我标准的军姿,微笑着

着我,给我下达指令:‘每天把外电反映综合汇总,上下午各报一次。’”

“叶帅的话语简洁明快,脸上的表情和蔼,就像父辈对晚辈那样。”那一幕,卢老回忆起来倍感温馨。

从那天起,卢老全天候的守护在叶帅身边,或在营区待命。“我的任务是

把叶帅的指示、要求及时向广州和海南军区的首长汇报,办好叶帅工作需要的各项事情。”

在陪伴叶帅视察期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叶帅问得最多,谈话最突出的是西沙、南沙、中沙方面的作战思想及战略地位,以及开发建设的重要意义。”

视察期间,卢凯森陪伴叶帅乘舰艇在海上视察,面对叶帅十多次的发问,他脱口而出,没有一点卡壳和一丝差错。从 1957 年卢凯森分配到海南军区,至 1975

年叶帅视察海南这一年,18 年间,卢凯森对海南的工事构建、阵地建设、战场预设、纵深联系有着深透的勘察和研究,以至某一处重要工事的详情他向叶帅汇报时,甚至可以倒背如流。这是卢凯森的过人之处。

海上视察回到驻地,叶帅很满意卢凯森的情况汇报。晚饭后,卢凯森陪叶帅散步,“叶帅特意让我走在他身边,意味深长地说起了参谋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叶帅说,世界各国军事形势多变,部队建设也不断面临着新情况,机关建设也会不断遇到新问题,作为参谋人员,不仅要做到“会讲、会写、会算、会画、会测、会谋”六会,而且要对辖区、防区的社会、地理、人文情况准确掌握,努力成为“活地图、活字典。”

卢老说,由叶剑英元帅、贺龙元帅、罗瑞卿大将共同倡导的部队建设“大练兵、大比武”,发源于 1964 年,在 1965 年达到高潮,在世界、在我军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地方建设的很多部门、单位也效仿部队的“大练兵、大比武”。大比武期间,叶帅首创的“参谋人员六会”,早已深入人心。

叶帅给总理“送”海龟

叶帅在海南住了 40 天,卢凯森从生活点滴和细节方面,感受到了叶帅伟大的人格魅力。

卢老告诉记者,叶帅在海南一边观察南海风云,运筹南海战事,一边关注在北京的周总理的病情,一天要打几次电话回北京了解情况。“有几次,在不经意间,叶帅面色严峻,对我倾倒他的烦恼。”

“叶帅说,总理累啊,总是关心着全国的大局,关心着人民的安危;对来自内部的各种干扰,既要抵制,又要讲策略,这就既累心又要累身体了。总理说,当了人民总理,大事小情都要料理,总得管理该管的、该理的,否则,主席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又如何去落实呢?”

在叶帅视察期间,有一次,西沙部队的战士在海滩上捉到了三只海龟,部队派人送给叶帅。叶帅是广东人,懂得海龟肉对体弱病人有滋补作用。叶帅向有关部门深深道谢,随即安排人员立即想办法将海龟送到北京,给总理补身体。

卢老缓缓地说,“那一次,叶帅焦灼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送海龟给总理既是叶帅个人的心愿,也是当时全国军民的心愿啊,大家都期望总理快点好起来。”当时卢凯森在场目睹了这一切。刹那间,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士合影。这时,有人适时地提出了题诗的请求,王碧芝司令则在旁“鼓动”:“西岛的干部战士和民兵对学习文化、作诗作画很重视,常常互相学习,举办联谊活动,叶帅何不题一首诗,鼓励他们学军事、搞战备、学文化,留作一份纪念吧。”

话音刚落,只见叶帅欣然应允,但要求是要与姑娘神炮手们座谈,征求意见,军营男子汉都可以参加,来个众人作诗火焰高。叶帅风趣地说,“在军营的传统民主建设中,可以增加一条原则‘作诗民主’”。

叶帅的建议,赢得在场所有人的拥护。作诗的“阵营”立即搜罗,“八姐妹炮班”陈开桃、陈香妹、吴召奉、张金蕊等坐在叶帅对面,部队领导端坐外围,叶帅身边则是王昌虎副司令员、王碧芝司令员相伴。

叶帅从“西岛的重要性”入手,提出了诗歌的主题和立意。有着高中学历的吴召奉“打头炮”:“我们是南海的前哨阵地”,“八姐妹炮班”班长陈开桃说:“我们八姐妹炮班的任务,就是打击来犯的海上目标。”话头一开,战士们都兴致勃勃,争相“作诗”,叶帅微笑着看着这些后生和姑娘们,频频点头。

最后,叶帅集中了大家的“诗作”智慧,脱口吟诵:“特枪南岛最南方/苦练勤操固国防/不让敌机敌舰送/目标发现即消灭。”后来,叶帅的这首“民主新作”诗被刻在海南队部门前的大墙壁上,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的守岛战士,都将这首诗铭记心中。

(本版图片除资料图片外均由郑立军提供)



郑立军回忆 33 年前

贺子珍大姐上西岛

■ 本报记者 卓兰花

曾经在海南当兵的郑立军回想起 33 年前,见到和蔼可亲的贺子珍大姐的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1975 年,25 岁的河北兵郑立军在西岛的兵营里当炊事班长,管着 11 名“伙夫”。1975 年春节刚过,北方时值隆冬,与天涯海角毗邻、距三亚港十几海里的西瑁洲岛却是春意盎然。带来春意的不是别人,正是贺子珍贺大姐。

慈祥的贺大姐

那天上午 9 点刚过,部队通知战士骨干到码头迎接首长。首长是谁,照规矩不便多问。郑老说,“那些年由于‘南海明珠’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岛上威震南疆的‘八姐妹’炮班,迎接首长到西岛上视察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可是那一天我们还是觉察出异样来,我们的守备队长朱才周这天穿着笔挺的新军装,同大家一起站在欢迎首长的队伍里。”“他交给我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叫我这个河北兵用普通话向首长问候‘首长好’,并回答首长的问话。”“当时我心里紧张得直打鼓,问候首长不难,难就难在我不知道来的首长是谁,将如何回答首长的问话,生怕分寸拿捏不准。”

西岛的码头不大,横向 8 米左右,大吨位的船舶停靠不了。中央首长等人来西岛视察,都在陆军舰队换乘登陆艇,这天也不例外。靠近码头的登陆艇尚未停稳,一位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迅速跳上码头,用平和却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不要叫首长,就叫贺大姐!”

年过花甲的贺大姐登上码头,列队欢迎的战士们簇拥着她。贺大姐走到战士们面前握手并一一问候,从口音上判断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大姐竟然还能说出士兵的籍贯,这让大家感到亲切不已。

当贺大姐握住我的手时,我听见贺大姐说了一声“辛苦了。”我立即对大姐说,“贺大姐,您好!”把刚才朱队长交待的问候语忘得一干二净。

只见贺大姐转过头来问我,“北方人吧?”“是,河北人。”我答道。

“一北一南,过海来参军,不容易啊!想家吗?”贺大姐慈祥地看着我们这些“兵娃子”,她的话勾起了大家的思乡之情。

情系主席的贺大姐

在接下来的座谈中,贺大姐对待我们像自家的姊妹一般,说话毫不“设防”,“当年离开主席没去苏联。我住在新疆的半年多时间里,主席几次捎信要我回去,其中还有一次是组织安排把我从新疆准备去苏联的同志全部接回延安,我硬是留了下来,最后去了苏联。要说后悔,这次最后悔!”

“与主席分开一别 20 年,再见到主席已是 1959 年了,当时我正闲居在南昌,忽然有一天接到通知要我上庐山见毛主席。见到主席后,我的眼泪流个不停,总想多看几眼主席。主席有一句话最让我感动,他先后说了几遍‘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大姐说。

在部队凉亭座谈后,我们又陪贺大姐到东山头岸边的炮兵阵地,观看了“八姐妹炮班”的操炮表演,到哨所看望了值班战士,到我任炊事班长的炊事班看望了大家。午饭后,贺大姐不搞特殊,和战士们一起坐水泥凳上吃饭,用餐标准是和士兵一样的饭菜,外加半碗清汤。

贺大姐在西岛上做短暂停留,她离开时,大家都站在码头上目送着大姐远去。



西岛商店见证老兵情

从河北省兴隆县参军的郑立军,1972 年 12 月 26 日登上海南岛。一上岛,他就被分配到西岛当兵,这里有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河北的兵。

这是在海南当了 15 年兵的郑立军 2007 年为两位当年的老战友回访西岛时拍的照片,照片背景中的国营西岛商店在 1972 年郑立军初上岛时已经存在,现在老店仍旧,它无形中见证了一代老兵怀恋西岛的重重情愫。(卓兰花)